



有一种爱，明明是真爱，却说不出来。
有一种爱，明明想放弃，却又无法释怀。
有一种爱，明知是煎熬，却躲不开。
有一种爱，明知无前路，心却收不回来。

陈世旭 著



永生

陈世旭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之水/陈世旭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5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8431-5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5124 号

一生之水

作 者: 陈世旭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31-5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 1

艾原原 / 7

山丹丹 / 55

贺兰三 / 77

吴桐树 / 91

艾原原 / 157

后 语 / 201



前言

冯乐死前的很长一段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望，只有我一有空就去医院陪他。他刚入院的时候来看他的人很多，每天都络绎不绝，带着大包小包的少，多的是空手，但临走的时候他们总有种说不清楚的不自在，让我觉得自己特多余。我再迟钝也不至于这么不懂眼色，就赶紧告辞。后来就去得少了，除非冯乐给我电话，非让我过去。见了我冯乐特意解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就是几张购物卡罢了，像我这个级别，上面的数字能大到哪里？就是公开了也没什么，何况是对你老兄。你要用得着，回头都可以拿走。你知道我一向对什么有兴趣的，恰恰对钱的兴趣并不太大，当官的好处已经够多的了，要那么多钱没用。活到现在这个份上我全明白了，世界上凡是能用钱计算的都是廉价的，只有真情无价。他那时一定已经有了预感。他的病后来确诊为绝症，来的人果然就越来越少了。我最后去陪他的那次，趁着他前妻陶然出去给他买自费药的机会，他从他总是随身带着的手包里翻

出一个U盘交给我。说：这些本来是我留着等哪天老得动不了了拿来打发晚境的，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有几年倒是想过，老是憧憬未来，却不懂该活在当下，为一个又一个的别人活着，既没有现在也其实没有将来。以为自己活得永远都不会死，到了死的时候又好像从来没有活过。倒是比你老兄多见识了几个女人，就剩这点风花雪月跟你一争高下了。

冯乐断断续续地说着，惨然一笑：本来想让这些随我一起死掉的。想想还是给你吧，你应该用得着，你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吗，正好拿去当材料……这话你不爱听，是吧？那就拿去赚稿费，还记得我们在大学里说过的那点事吧？这可是些可以拿诺贝尔奖的材料，真要拿上了，我那份归你，你不买不起房子吗？多少能凑上点。算是我对我们这辈子交情的一点小意思吧。

我是一个生性淡漠的人，但对冯乐的死，多少还是有一点感触。我没什么朋友，如果有，冯乐肯定算一个。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过我，因为单位一时没房子给我，我和我妻子婚后的第一次做爱就是在他的单人宿舍里完事的。他跟我不一样，他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喜欢帮人忙，可以想得到，这样的人也容易讨女人欢心。

我当然在心里暗暗嫉妒他，比如他的官运亨通，而且在油水肥厚的单位。还有他身边老有新的女人面孔。他生在“大跃进”年代，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跃进”，长大以后

他觉得俗，去掉一个“进”字，把“跃”改成了音乐的“乐”。但他父亲取的那个名字似乎更符合他的人生节奏。他的脑子和动作都总是比别人快半拍。大家正犹豫要不要参加学生会干部竞选，他的竞选宣言已经上了墙；大家正私下里打分评议校花，他已经给最后得分最高的校花寄出了情书；因此种种，我们给他编排了一个段子，作为主角的他本人亦极认可：某女艳冠群芳，拼死追求者无数，其中一王子型男最为靠谱，传说亲密接触已达零距离，言之者绘声绘形，如同亲见。冯乐从来置身事外，与此八竿子打不着边。一年后某女产子，生父为冯乐。此段子后来广泛流传。

一说起这些，冯乐就两眼放光，兴奋得不得了，完全不管我的感受。他那些道理一点也不新鲜：世界上两个最脏的东西，一个政治，一个阴道，都是男人最想搞的东西。而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权越大越能搞女人；权力与女人密不可分，你有权就会有女人；有女人，你就干什么事都特有劲，就会有更多的权；说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那倒未必，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那是笃定的；好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一边，荷尔蒙、虚荣和欲望，宛如烈火，至死燃烧，那一边悲悯、善与爱、人格修行，也可以永无止境，之类。

冯乐说这些的时候，我眼巴巴地牵拉着嘴角，恨不得踹他一脚。他能看出我的心酸，说，你就别写你那破小说了，谁看？试看今日之國中，多么精彩！除非有病，除非脑子进

水了，除非被这世界抛弃，谁会去翻书？你怎么卖力也早不在读者的视野了。改行吧老兄，你多少有比我强的地方，虽说长得不好恭维，但大小也算是有点名气呀，这么虚度人生，我都为你不平。

冯乐这么说，其实是在显摆自己。他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蔑视小说。他也喜欢过写小说的，在大学我们一起讨论过领诺贝尔奖时的致辞、表情、发型、衣着，等等。那时候我们雄心勃勃，都对诺贝尔奖馋涎欲滴，不像现在这样明白那根本是异想天开，于是就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毕业，我好不容易在省作协一个要死不活的刊物谋到差事；他留在了学院行政部门。他后来把所有的文学才华都用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公文；一个是情书。他经历的几乎所有领导都很肯定他写的报告、讲话稿、经验总结；而他的情书又总是能打动各种女人的芳心，所以他两方面都春风得意，革命生产双丰收，什么都不耽误。

我是在冯乐的后事办完很久才忽然记起他死前交给我的那个U盘的。我的冷漠让我对跟自己不直接相关的公事和私事都没有太大兴趣。

打开U盘，先看到冯乐的一段话，说，下面的内容，是他和N位情人的隐私。可以大言不惭——他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地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记录堪称一个滥情时代社会流氓化的缩影。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浪漫——其实就是对性爱作了N多诠释。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绅士，他还是应

该对她们的名誉负责，所以隐去了她们的姓名，代之以英文字母。他把这些故事交给他这辈子最信赖的朋友做素材，希望有一天这些真实的故事能以虚构的表象发表出来，从而能被她们看见。让那些从来就没有爱过他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从来就没有把她当回事；那些给过他真爱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愿意这样。尽管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该是一部起伏跌宕的人生艳史。这个有着狗屎八字的家伙，由一大串女人参与的风流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对官员的这类蝇营狗苟的八卦兴趣不是太大。不是说我的境界有多么高，反而恰恰是因为格调卑下。这样的八卦会让我心里很不平衡，我常常咬牙切齿地痛骂腐败官员，并不是心里有多么痛恨他们，而是因为我不是他们。不过，在我看来，冯乐跟他们并不完全一样。他在U盘里说的那些话，表明他虽然放荡不羁却并不都是逢场作戏，就像他常常借用的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话：我忠实于所有我爱过的女人。他在临死前背着他老婆把那些情感的债务托付给我来转达，希望“让那些从来就没有爱过他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从来就没有把她当回事；那些给过他真爱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我若是辜负他，那会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吧。作为他“最信赖的朋友”，我没有道理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拒绝他。好在，他的这些记录，比起那些被揭露出来的仅仅只有纯粹的性交过程、夹杂着毛发、体液、亵物的

同类的淫乱日记，多少有一点水准。

现在，我就按照冯乐用英文字母排列的名单，除了把叙述者改为第三者，又为了叙述的方便，把那些英文字母换成虚拟的名字，尽量不加修饰地公开这些故事。

艾 原 原



冯乐第一次见到艾原原，是在重点作者改稿会上。这个会的“重点作者”是从全省范围遴选出来的，目的是抓一批有潜力的影视和舞台剧本，也包括有可能改编成影视和舞台剧本的小说。“重点作者”们带着自己的初稿，在这儿一边修改一边神聊，闲时就喝喝小酒，看看风景，挺开心的。

主办这个短训班的是他们政教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政教处是学院行政部门，直接抓创作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处长陈怀民认为，只要有利于扩大学院影响，只要能拿到国家大奖，在不耽搁本身业务的前提下，工作就应该没有边界。那个国家大奖从上到下各级党委部门都在全力以赴，实际上就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学院这么多系科，各有各的专业，总要有个机构来综合统筹。学院领导对此也颇认可。

冯乐是副处长贺兰三带去的。冯乐在学院毕业前写诗作文挺来劲，这也是他留校的有利条件之一。贺兰三作为处领导代表讲完话就走了，留下冯乐待两天，以示重视。

这是个山区农场，眼见得就要散摊，人心惶惶。招待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盖的房子，一溜平房，屋里跟屋外一样是泥巴地，墙上的青苔长到齐腰高。木头门窗早已破败不堪。整栋屋子，到处一股霉味。明显是好多年没有人用过了。找这么个地方开改稿会，省钱。

艾原原。水灵灵的一个小黄毛丫头，特清秀的那种，整天不声不响，怯生生的。参会的这帮酸溜溜的文人都喊她“费雯·丽”。还真是那么回子事。让冯乐觉得他们的一点才气都用在女人身上了。会上的几个女性，大都咋咋呼呼，女人本来就爱出风头，要是觉得自己还是什么“重点作者”，就更容易忘形。长得像费雯·丽却不声不响的艾原原就格外出众。

上了年纪的文学系教师老包是他们处请来帮着审稿的，谨小慎微，生怕出一点差错。盯人都像盯贼。大白天，一间房里只要是一男一女坐着，他就站在门口不走，手上拿沓稿子，胡乱翻着。夜里要起来几次，在面对面的两排房门中间过道上走来来回回，而且脚步重重的，好让门后面的人知道，有人永远醒着。男女防范如此严密，再有贼心的人也没有了贼胆。

冯乐第一次跟艾原原说话是在食堂的厨房里。睡觉前去打洗脸水，厨房的地面给前面打水的人弄得湿漉漉的，地上本来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给水弄湿，滑得不得了，已经有人摔倒过了。冯乐去的时候见艾原原站在厨房门槛上发呆，不知如何是好，就说，把脸盆给我，也不等她答应，就从她手上拿过脸盆，进去，装满水，小心地走回来，她还在门槛上发呆。冯乐把水

递给她，她嘴里咕哝了一声，应该是“谢谢”，转身就走了。

看着艾原原扭动着小蛮腰在长长的走廊飘然而去，冯乐用力摇摇头。他是院行政的干部，更应该为人师表，不该胡思乱想的。也许是这倒霉的山里太空太寂寞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作者们互相阅稿，提建议。艾原原那篇，冯乐也跟着看了。故事很单纯：

.....

班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请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吃饭，都是班上的尖子，但考上的却只有班长。大家开始是一片祝贺，说着说着就成了一片呜咽，后来就是放声大哭。

小说主人公是个女孩，就她没哭。她坐在班长旁边，陪着大家流眼泪的班长抓着她的手。班长一直对她好，只是从没有说出口。高考前有一次他们单独在一起，班长结结巴巴地问她会报考哪个大学，她说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问这个？班长脸一下红了，说，你报哪个我就报哪个。

现在班长如愿考上了，女孩的那个相同的志愿落空了。从来她的考试成绩跟班长不相上下，关键的这一次却考砸了。班长说没什么，复读一年再考，我在学校等你。她起初有点懊恼，很快就调整过来，她没有理由对自己没信心。

那天晚上班长送女孩回家。其他同学知道他们好上了，纷纷告别。快半夜了，他们沿着黑灯瞎火的小街走到镇子外面，在河边的小树林坐下来，回忆在学校里所有有趣的事，想象明年重新在大学同学的快乐。早上，太阳在河对岸升起来，照到

他们脸上。班长注视着她，说你真是太好看了，真像郝思嘉，又没她那么凶。正好昨天同学聚会时拍照片的胶卷还剩了几张，就给她拍了几张特写。有一张她特别喜欢，背景是茂密的树木，她头微微仰着，眼睛里满是憧憬。

女孩又考了一次，还是没有考上。班长失去了耐心，来了一封信，只有四个字：我很痛苦。

女孩没有太伤心，她已经有心理准备。给他寄去一篇自己刚写完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一生之水》：

年轻的女孩曾经狂热地偏爱一种名叫“一生之水”的香水。她喜欢那个名字，觉得那与爱情有关。相爱，便是一生。如果他要送香水，就该是“一生之水”。如今，在她干净却空旷的梳妆台上，还有三个“一生之水”的空瓶子。空的瓶子，光滑如玉，不失高贵优雅。小说《曾经深爱过》里面有一个寂寞的女子，偏好收集香水瓶子，她没有这个嗜好，留下“一生之水”的空瓶子，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她因此得到的，和因此失去的。

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送她香水的男孩，以及从他手里接过香水时心的怦怦乱跳。那是一种类似花露水的廉价香水，每次和他一起出去，她都不忘喷上。而他，总坏笑着凑上来：真香。她喜欢他说真香时很快乐的样子，于是自己也快乐起来。他们在飘满黄叶的

小径上追逐，以为相爱的人会一直这样牵手下去。

有一天她忽然觉得不快乐了，不再用他送她的香水。她很委屈：那是香水吗？那是花露水！

下次见面，他兴奋地说，要送她一瓶真正的香水。他们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她指着“一生之水”。他看看标价，一脸的尴尬，然后牵着她的手离开。那天，他在她耳边说了很多爱的蜜语，她的表情却始终僵硬。她想她和他再也走不下去了，她是个“一生之水”般耀眼的女子，能轻易找到送她“一生之水”的男人。

因为没有“一生之水”，她选择了对他的放弃。随后她身边果然有了送她“一生之水”的男人。这个男人对她说，他可以送她“一生之水”，但给不起她一生的爱。

明知道没有婚姻，她依然流连在他的身边。“一生之水”让她可以从容出入各种上流场所。她需要这种从容，以为这种从容可以支撑心的洞穴。

多少个寂寞的夜晚之后，第三瓶“一生之水”用完。她终于明白，没有相爱的人同在，“一生之水”只是寂寞的香水。

她拒绝了他送的第四瓶“一生之水”。他转身就找到了另一个接受的女孩。她冷笑然后流泪，痛彻心肺地明白，在两个男人中，她得到了三个“一生之水”的空瓶，失去了可以牵手一生的爱人。那个不能送她